

世界

名著百部

055

T h e G a d f l 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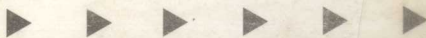
牛

虻



[英]艾·丽·伏尼契 / 著

伊犁人民出版社



T h e G a d f l y

牛 虻

[英]艾·丽·伏尼契 / 著

张伟军 / 译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牛 虻 [The Gadfly]

作 者:[英]艾·丽·伏尼契

译 者:张伟军

出版者: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印刷者:河南新乡印刷有限公司

880×1230mm 大 32 开本 8.25 印张 297 千字

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7-5425-0549-1/I.216

定 价:9.50 元

(本书若遇印刷、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!)

第一卷

第一章

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，浏览着一堆布道手稿。

这是六月的一个炎热的晚上，窗户全都散开，百叶窗却是半掩着，为的是有些凉意。神学院院长蒙泰尼里神父停下笔来，慈祥地望着埋在手稿里的那一头黑发。

“亲爱的找不到吗？没关系的，那一节我就重写一遍。可能是被撕掉了，让你白忙了这么长的时间。”

蒙泰尼里的声音低沉而浑厚，悦耳的音色给他的话语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魅力。一位天生的演说家才会具备这种抑扬顿挫的声音。他在跟亚瑟说话时，语调中总是含着一种爱意。

“不，神父，我一定要找到它。我敢肯定您是放在这里的。再写一遍，不可能和以前的一模一样。”

蒙泰尼里继续伏案工作。一只昏昏欲睡的金龟子停在窗外，正在那里无精打采地鸣叫。“草莓！草莓！”水果小贩的叫卖声从街道那头传来，悠长而又凄凉。

“《麻风病人的治疗》，就在这里。”亚瑟从房间那边走过来，他那轻盈的步伐总让他的家人感到恼火。他长得又瘦又小，不像是三十年代的一位英国中产阶级青年，更像是一幅十六世纪肖像画中的一位意大利人。从长长的眉毛、敏感的嘴唇到小巧的手脚，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显得过于精致，太弱不禁风了。要是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别人会误以为他是一个身着男装的女孩，长得楚楚动人。但是在他走动的时候，他那轻盈而又敏捷的体态使人想到一只驯服的豹子，已经没有了利爪。

“真的找到了吗？亚瑟，没有了你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肯定会老是丢三落四的。算了，我现在就不写了。到花园去吧，我来帮你温习功课。哪个小地方你有什么不懂的？”

他们走进修道院的花园，这里很幽静，绿树成荫。神学院所占的建

筑曾是多明我会的一座修道院。两百多年以前，这个四四方方的院落曾被收拾得整整齐齐。笔直的黄杨树之间长着丛丛的迷迭香和薰衣草，被剪得短短的。现在，那些曾经栽种过它们的白袍修士全都入土为安，没有人再去想起他们。但是幽香的药草仍在静谧的仲夏夜晚开花吐艳，尽管再也没有人去采集花蕊炮制草药了。丛生的野荷兰芹和耧斗菜填满了石板路的裂缝，院中央的水井已经让位给了羊齿叶和纵横交错的景天草。玫瑰花蓬蓬，纷披的根伸出条蔓越过了小径；黄杨树篱闪耀着硕大的红莓粟花；高高的毛地黄在杂草的上面低垂下了头；无人照看的老葡萄藤也不结果，藤条从一棵已为人们遗忘的枸杞树枝上垂挂下来，摇晃着叶茂的枝头，慢悠悠的，却不停下来，带着一种哀怨。

一棵夏季开花的木兰树挺立在院落的一角，高大的树干像是一座由茂密的树叶堆成的巨塔，四下探出乳白色的花朵。

一只做工粗糙的木凳挨着树干，蒙泰尼里就坐在上面。亚瑟在大学里主修哲学，因为他在书上遇到了一道难题，所以就来找他的“神父”解惑答疑。他并不是神学院的学生，但是蒙泰尼里对他来说却是一本百科全书。

“这会儿我该走了。”等那一个章节讲解完了以后，亚瑟说道，“要是没有别的事情，我就走了。”

“我不想接着去工作，但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待上一会儿。”

“那好！”他靠在树干上，抬头透过影影绰绰的树叶，遥望寂静的天空。第一批暗淡的星星已经在那里闪烁。黑色的睫毛下面长着一双深蓝色的眼睛，梦幻一般神秘。这双眼睛遗传自他那位出生于康沃尔郡的母亲。蒙泰尼里转过头去，避免看见那双眼睛。

“你看上去挺累，亲爱的。”蒙泰尼里说道。

“没办法。”亚瑟的声音带着倦意，神父立即就注意到了。

“你不应该这么早就上大学，那会儿照料病人整夜都睡不着觉，身体都给拖垮了。你在离开里窝那之前，我应该坚持让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”

“不，神父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母亲去世以后，那个鬼家我就待不下去了。朱丽亚会把我逼疯的！”

朱丽亚是他同父异母兄长的妻子，对他来说她是一根毒刺。

“我不应该让你和家人住在一起，”蒙泰尼里轻声地说道，“我清楚那样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但是我希望你能接受你那位做医生的英国朋友的邀请，如果你在他家住上一个月，回头再去上学，你的身体会好得多。”

“不，神父，我不该那样做啊！华伦一家人都非常好，和气得很，但是他们就是不明白。而且他们还觉得我可怜，我从他们的脸上能够看出来。他们会设法安慰我，谈起母亲。琼玛当然不会那样，她总是知道不该说些什么，甚至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这样。但是其他的人会说的。还有——”

“还有什么，我的孩子？”

亚瑟从一根低垂的毛地黄枝条上捋下了几朵花来，神经质地用手揉碎它们。

“那个小镇我待不下去了。”他在片刻之后说道。

“那里的几家店铺，在我小时她常去给我买玩具；沿河的道路，她在病重以前我常扶她去散步。不管我走到哪里，总是让我触景生情。每一位卖花的姑娘都会向我走来，手里捧着鲜花——好像我现在还需要它们似的！还有教堂——我必须离开那里，看见那个地方就让我伤心不已——”

他打住了话头，坐下来把毛地黄撕成了碎片。悠长而又深沉的寂静，以至于他抬起头来，纳闷神父为什么不说话。木兰树下，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，一切都显得若隐若现。但是还有一丝余光，可以看见蒙泰尼里脸色煞白，怪吓人的。他正低着头，右手紧紧地抓住木凳的边角。亚瑟转过头去，心中油然产生一种敬畏之情，惊愕不已。他仿佛是在无意间踏上了圣地。

“我的上帝！”他想，“在他身边，我显得多么渺小，多么自私！即使是他遇到了我这样的不幸，他也不可能觉得更加伤感。”

蒙泰尼里随即抬起头来，四下看了看。

“我不会强迫你回到那里去，现在无论如何我都不会那么做，”他满含深情地说道，“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条，今年放暑假时好好地休息一下。我看你最好还是远离里窝那地区，我可不能眼看着你的身体垮下

去。”

“神父，您在神学院放假时到哪儿去？”

“我会带着学生进山，就像以往那样，照看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。可是到了八月中旬，副院长休完假后就会回来。那时我就会去阿尔卑斯山散散心。你会跟我去吗？我可以带你到山里作长途旅行，而且你会愿意研究一下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地衣。可是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身边，你会觉得十分乏味吗？”

“神父！”亚瑟拍起手来，朱丽亚说这种动作暴露出“典型的外国派头”。“能和您去，叫我干什么我都愿意。只是——我不知道——”他打住了话头。

“你认为伯顿先生会不同意吗？”

“他当然不会乐意的，但是也不好对我横加干涉了。我现在都已十八岁了，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话又说回来，他只是我的同父异母兄长，我看不出我就该对他俯首帖耳。他对母亲总是不好。”

“但是他如果当真反对，我看你最好就不要违背他的意愿。不然的话，你会发现在家里的处境会更难——”

“一点也不会更难！”亚瑟怒形于色，打断了他的话。“他们总是恨我，过去恨我，将来还会恨我——这与我做什么没有关系。此外，我是同您、同我的忏悔神父一道外出，杰姆斯还怎么能当真反对呢？”

“可是你要记住，他是一位新教徒。你还是给他写封信吧，我们不妨等一等，看他怎么说。但是你也不要操之过急，我的孩子。不管人家是恨你还是爱你，都要检点你自己的所作所为。”

他委婉地道出责备的话来，一点也不会让亚瑟听了脸红。

“是的，我知道。”他答道，并且叹息了一声。“可这也太难了——”

“星期二晚上你没能过来，当时我觉得很遗憾。”蒙泰尼里说道，突然之间换了一个话题，“阿雷佐主教到这儿来了，我是想让你见见他。”

“我答应了一个学生，要去他的住处开会。当时他们在那儿等我。”

“什么会？”

听到了这个问题，亚瑟好像有些窘迫。“它、它不、不是一次正、正常的会议，”他说道，因为紧张而有点口吃。“有个学生从热那亚来了，他给我们作了一次发言，算是、是——讲演吧。”

“他讲了一些什么？”

亚瑟有些犹豫。“神父，您不要问他的名字，好吗？因为我答应过——”

“我不会问你什么，而且如果你已经答应过保密，你当然就不该告诉我。但是到了现在，我想你该信任我了吧。”

“神父，我当然信任你。他讲到了——我们，以及我们对人民的责任——还有，对我们自己的责任，还讲到了——我们可以做些什么，以便帮助——”

“帮助谁？”

“帮助农民——和——”

“和什么？”

“意大利。”

一阵长久的沉默。

“告诉我，亚瑟，”蒙泰尼里说罢转身看着他，语调非常庄重。“这件事你考虑了多长时间？”

“自从——去年冬天。”

“是在你母亲去世之前？她知道这事吗？”

“不，不知道，我，我那时对此并不关心。”

“那么现在你——关心这事吗？”

亚瑟又揪下了一把毛地黄花冠。

“是这样的，神父，”他开口说道，眼睛看着地上。“在我去年准备入学考试时，我结识了许多学生。你还记得吗？呃，有些学生开始对我谈论——所有这些事情，并且借书给我看。

但是我对这事漠不关心。当时我只想早点回家去看母亲。你知道的，在那所地牢一般的房子里，和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她十分孤单。朱丽亚那张嘴能把她给气死。后来到了冬天，她病得非常厉害，我就把那些学生和他们的书全给忘了。后来，你知道的，我就根本不到比萨来了。如果我想到了这事，我当时肯定会跟母亲说的。但是我就是没有想起来。后来我发现她要死了——你知道的，我几乎是一直陪着她，直到她死去。我经常整夜不睡，琼玛·华伦白天会来换我睡觉。呃，就是在那些漫漫长夜里，我这才想起了那些书来，以及那些学生所说的话——并

且思考他们说的对不对,以及我们的主对这事会怎么说。”

“你问过他吗?”蒙泰尼里的声音并不十分平静。

“问过,神父。有时我向他祈祷,求他告诉我该做些什么,或者求他让我同母亲一起死去。但是我得不到任何的答复。”

“你一个字也没有跟我提过。亚瑟,我希望当时你能信任我。”

“神父,您知道我信任您!但是有些事情您不能随便说。我——在我看来,那时没人能够帮我——甚至连您和母亲都帮不上我。我必须从上帝那里直接得到我自己的答复。您知道的,这关系到我的一生和我整个的灵魂。”

蒙泰尼里转过身去,凝视着枝繁叶茂的木兰树。在暗淡的暮色之中,他的身形变得模糊起来,就像是一个黑暗的鬼魂,潜伏在颜色更暗的树枝之间。

“后来呢?”他慢声细语地问道。

“后来——她就死了。您知道的,最后的三天晚上我一直陪着她——”

他说不下去了,停顿了片刻,但是蒙泰尼里一动也不动。

“在他们把她安葬之前的两天里,”亚瑟继续说道,声音放得更低,“我什么事情都不能想。后来,我在葬礼以后就病倒了。您总记得,我都不能来做忏悔。”

“是的,我记得。”

“呃,那天深夜我起身走进母亲的房间。里面空荡荡的,只有神龛里那个巨大的十字架还在那里。我心想也许上帝会给予我帮助。我跪了下来,等着——等了一整夜。到了早晨,我醒悟了过来——神父,没有用的。我解释不清。我无法告诉您我看见了什么——我自己一点儿都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上帝已经回答了我,而且我不敢违抗他的意愿。”

他们默不做声,在黑暗之中坐了一会儿。蒙泰尼里随后转过身来,把手放在亚瑟的肩上。

“我的孩子,”他说,“上帝不许我说他没有跟你讲过话。”

但是记住在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你的处境,不要把悲痛或者患病所产生的幻想当作是他向你发出了庄严的感召。如果他的确是通过死亡的阴影对你作出了答复,那么千万不要曲解他的意思。你的心里到底在

想些什么呢？”

亚瑟站起身来。一字一顿地作了回答，好像是在背诵一段教义问答。

“献身于意大利，帮着把她从奴役和苦难中解救出来，并且驱逐奥地利人，使她成为一个共和国，没有国王，只有基督。”

“亚瑟，想想你在说些什么！你甚至都不是意大利人啊。”

“这没有什么区别，我是我自己。既然我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启示，那我就为她而献身。”

又是一阵沉寂。

“刚才你讲的就是基督要说的话——”蒙泰尼里慢条斯理地说道，但是亚瑟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基督说：‘凡为我而献身的人都将获得新生。’”

蒙泰尼里把一只胳膊撑着一根树枝，另一只手遮住双眼。

“坐一会儿，我的孩子。”他最终说道。

亚瑟坐了下来，神父，紧紧地握住双手。

“今晚上我不能跟你展开辩论，”他说，“这件事对我来说太突然了——我没有想过——我必须安排时间仔细考虑一下。然后我们再确切地谈谈。但是现在，我要你记住一件事。

如果你在这件事上遇到了麻烦，如果你——死了，你会让我心碎的。”

“神父——”

“不，让我把话说完。有一次我告诉过你，在这个世上除了你之外我没有一个人。我并不认为你完全理解这话的意思。

人在年轻的时候很难理解这话的意思。如果我像你这么大，我也理解不了。亚瑟，你就像我的——就像我的——我自己的儿子。你懂吗？你是我眼里的光明，你是我心中的希望。为了不让你走错一步路，毁了你的一生，我情愿去死。但是我无能为力。我不要求你对我作出什么承诺。我只要求你记住这一点，并且事事小心。在你毅然决然地走出这一步时好好想一想，如果不为了你那在天的母亲，那也为了我想一想。”

“我会的——而且——神父，为我祈祷吧，为意大利祈祷吧。”

他默默地跪了下来，蒙泰尼里默默地把手放在他那垂下的头上。过

了一会儿，亚瑟抬起头来，亲吻了一下那只手，然后踏着沾满露水的草地，轻轻地离去。蒙泰尼里独自坐在木兰树下，直愣愣地望着眼前的黑暗。

“上帝已经降罪于我了，”他想，“就像降罪于大卫一样。我已经玷污了他的圣所，并用肮脏的手褻渎了圣体——他对我一直都很有耐心，现在终于降罪于我。‘你在暗中进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、日光之下报应你。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’”

第二章

同父异母的弟弟打算和蒙泰尼里去“漫游瑞士”，詹姆斯·伯顿先生一点儿都不乐意。但是断然拒绝随同一位神学教授去旅行，增长对植物的认识，亚瑟会觉得没有道理，过于专横了。他可不知回绝这件事的理由。他会立即把这归结于宗教偏见或者种族偏见，而伯顿一家素以开明和忍让而自豪。

早在一个世纪以前，自从在伦敦和里窝那建立伯顿父子轮船公司以来，整个家族都是坚定不移的新教徒和保守派人物。但是他们认为甚至在和天主教徒打交道时，英国绅士也必须秉承公正的态度。因此当这家的主人发现鳏夫的生活乏味时，他就娶了教导自己小孩的那位家庭女教师，一位美貌的天主教徒。詹姆斯和托马斯这两个年长的儿子，虽然对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继母很反感，但还是含怒不语，顺从了天意。自从父亲死了以后，老大的婚姻使得原本就已难处的局面愈加复杂。但是只要格拉迪丝活着，弟兄俩都还尽量保护她，不让她受到朱丽亚那张毫不留情的嘴巴伤害，并且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方式照顾亚瑟。他们甚至都不装出喜欢这位少年的样子，他们的慷慨主要表现在拿出大笔的零花钱，而且一切都听他自便。

因此在给亚瑟回信时，他们送了一张支票给他支付花销，并且冷言冷语地同意他在假期里愿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他把剩下的钱一半用来购买植物学方面的书籍和标本夹，然后随同神父动身，第一次去游历阿尔卑斯山。

蒙泰尼里心情愉快，亚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这样。那次在花园里谈过话，他头一次感到震惊不已，现在他已经逐渐地恢复了平稳的心境，并且更加坦然地看待那件事情。亚瑟还很年轻，没有什么经验；他的决定不大可能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。当然还有时间把他争取回来，可以晓之以理，让他离开那条危险的道路，他还不算是已经踏上

了那条道路。

他们原来打算在日内瓦待上几天，但是一看到白得刺眼的街道和尘土飞扬、游客如云的湖滨大道时，亚瑟就微微皱起了眉头。蒙泰尼里饶有兴趣地望着他。

“亲爱的，你不喜欢吗？”

“我说不上来。这与我所想的差距太远。是的，这湖很美，我喜欢那些山的形状。”他们正站在卢梭岛上，他指着萨瓦那边绵延不绝、形如刀削的群山。“但是那个市镇看上去那么拘谨，那么整齐，不知怎的——那么富有新教的气息。它有一种自满的氛围。不，我不喜欢这个地方，它让我想起了朱丽亚。”

蒙泰尼里哈哈大笑。“可怜的孩子，真是不幸之至！嗨，我们来这里可是自娱自乐，所以没有理由停下来。假定我们今天在湖中划船，明天早晨进山，你看呢？”

“但是，神父，您想要待在这里吗？”

“我亲爱的孩子，所有这些地方我都看过十几次了。我来度假就是要看你玩得高兴。你愿意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如果您真的不在乎的话，我想溯河而上，探寻它的发源地。”

“罗纳河吗？”

“不，是奥尔韦河。河水流得多快啊。”

“那么我们就到夏蒙尼去吧。”

下午他们坐在一只小帆船里随波荡漾。美丽的湖泊给亚瑟留下的印象，远没有灰暗浑浊的奥尔韦河给他留下的印象深。他是在地中海边上长大的，已经看惯了碧波涟漪。但是他渴望见识一下湍急的河流，因而急流而下的冰河使他感到无比的喜悦。“真是势不可挡啊。”他说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们早早地就动身前往夏蒙尼。乘车经过肥沃的山谷田野时，亚瑟兴致很高。但是当他们上了克鲁西附近的盘山道路，周围是陡峭的大山时，他变得非常严肃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们从圣马丁徒步走向山谷，在道旁的牧人小屋或小村里投宿，然后再次信步前行。亚瑟对自然景致的影响特别敏感，经过第一道瀑布时他流露出一种狂喜，那副模样看了真让人高兴。但是当他们走近雪峰时，他没了那股欣喜若狂的劲儿，转而变得如痴如醉。这情景蒙泰尼里以前没有看见过。仿佛他

与大山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。他会一动也不动，躺在幽暗、隐秘、松涛呼啸的森林里，透过笔直而又高大的树干，望着那个阳光明媚的世界，那里有闪烁的雪峰和荒芜的悬崖。蒙泰尼里注视着他，带着一种伤感的嫉妒之情。

“我希望你能告诉我看到了什么，亲爱的。”有一天他这么说道。他从书上抬起头来，看见亚瑟舒展身体躺在苔藓上，姿势还是和一个小时前一样，瞪着一双眼睛，出神地望着光彩夺目的蓝天白云。他们离开了大路，到了迪奥萨兹瀑布附近一个宁静的村子里投宿。太阳低垂在无云的天空，此时已经挂在长满松树的山冈上，等着阿尔卑斯山的晚霞映红勃朗山大大小小的山峰。亚瑟抬起头来，眼里充满了惊叹和好奇。

“神父，您是问我看到了什么吗？我看到了蓝天里有个巨大的白色之物，没有起始，也没有终结。我看到它经久历年地等在那里，等待着圣灵的到来。我是通过一个玻璃状物模模糊糊地看到它的。”

蒙泰尼里叹息了一声。

“从前我也看到这些东西。”

“您现到从来都看不到它们了吗？”

“从来也没有看到过。我再也不会看到它们了。它们就在那里，这我知道。但是我没有能够看到它们的慧眼。我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。”

“您看到了什么东西？”

“亲爱的，你是说我吗？我看到蔚蓝的天空，白雪皑皑的山峰——这就是我抬头仰望所看到的東西。但是在这下面，景物就不同了。”

他指着下面的山谷。亚瑟跪了下来，俯身探过陡峭的悬崖。高大的松树，在夜色渐浓的傍晚显得凝重，就像哨兵一样耸立在小河的两岸。红红的太阳犹如一块燃烧的煤，不一会儿就落到刀削斧劈的群山后面，所有的生命和光明全都远离了大自然的表层世界。随即就有某种黑暗和可怕的东西降临到了山谷——气势汹汹，张牙舞爪，全副武装，带着奇形怪状的武器。西边的群山光秃秃的，悬崖峭壁就像是怪兽的牙齿，伺机抓住一个可怜的家伙，并且把他拖进山谷深处。那里漆黑一片，森林发出低声的吼叫。松树是一排排的刀刃，轻声说道：“摔到我们这儿来吧！”在越来越为凝重的夜色之中，山泉奔腾呼啸，怀着满腔的绝望，疯狂地拍打着岩石建起的牢房。

“神父！”亚瑟颤抖着站了起来，抽身离开了悬崖。“它就像是地狱！”

“不，我的孩子。”蒙泰尼里缓缓地说道，“它只像是一个人的灵魂。”

“就是那些坐在黑暗和死亡的阴影之中的灵魂？”

“是那些每天在街上经过你身边的灵魂。”

亚瑟俯身望着那些阴影，浑身抖个不停。一层暗淡的白雾悬挂在松树之间，无力地抓着汹涌澎湃的山泉，就像是一个可怜的幽灵，无法给予任何的安慰。

“瞧！”亚瑟突然说道。“走在黑暗里的人们看见了一道巨大的光亮。”

东边的雪峰在夕阳的反射下被映得通亮。在那道红光从山顶上消失以后，蒙泰尼里转过身来，轻轻地拍了一下亚瑟的肩膀。

“回去吧，亲爱的。天都暗下来了。如果我们再待在这里，我们就得在暗中走路，并会迷失方向的。”

“就像是一具僵尸。”亚瑟说道。他已转过身来，不再去看在暮色之中闪耀的偌大山峰那副狰狞的面目。

他们穿过黑漆漆的树林，前往他们投宿的牧人小屋。

亚瑟正坐在屋里的餐桌边等着。当蒙泰尼里走进来的时候，他看见这个小伙子已从阴暗的幻梦中摆脱了出来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

“噢，神父，快来看看这只滑稽的小狗！它能踮起后腿跳舞呢。”

他忘情地望着小狗，并且逗它表演，就像他沉湎于落日的余辉之中一样。这家女主人的脸红扑扑的，身上系着围巾，粗壮的胳膊又在腰间。她站在一旁，笑盈盈地望着他扯着小狗玩耍。“如果他老是这样，别人会说他无忧无虑。”她用方言对她女儿说道，“这小伙子长得真帅！”

亚瑟脸红了起来，就像是一个上学的女孩子。那个女人这才明白他听懂了她的话，看着他发窘的样子她赶紧走开。吃晚饭的时候，他什么也不说，只是谈论短途旅行、登山和采集植物标本的计划。他那些梦呓般的幻想显然没有妨碍他的情绪和胃口。

当蒙泰尼里在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亚瑟已经不见了。天亮之前，他就去了山上的牧场，“帮着嘉斯帕赶羊”。

没过多久早饭就摆到了桌上，可在这时他一溜小跑奔进屋里。头上没戴帽子，肩上扛着一个三岁大的农村女孩，手中拿着一大把野花。